



西方古典学研究

希腊古风 诗教考论

Paideia Poetica.
Studies on
Poetic Education
in
Archaic Greece



张巍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希腊古风
诗教考论

Paideia Poetica.
Studies on
Poetic Education
in
Archaic Greece

张巍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古风诗教考论 / 张巍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29151-1

I . ①希… II . ①张… III . ① 诗歌研究—古希腊 IV . ①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8871 号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成果

书 名 希腊古风诗教考论

XILA GUFENG SHIJIAO KAOLUN

著作责任者 张 巍 著

责任编辑 王晨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151-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30.25 印张 400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20世纪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

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前　言

诗是否具备教育作用？如是，又应当具备何种教育作用？此种教育作用能否独具一格、非诗莫属而足以成就一门“诗教”？

在我国，“诗教”一说源自孔门，据传始见于汉儒述作的《礼记·经解篇》，其中称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里提及的“诗教”亦作《诗教》，指的是以《诗经》为教，与随后列举的“书教”（《书教》）等构成了儒家教育的核心内容——“六艺之教”。孔子以“诗（《诗》）为教”，来改善人伦关系和社会状况，但“诗教”（“《诗》教”）的根基在于个人道德品格的完善，这个自我修养的过程被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旨在把非道德的情感转化为道德意向和情怀，也就是“涵养性情”，诗于是成为陶冶受众性情的工具，而诗的教化作用最终归结为政治和社会功用，正如《毛诗序》所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手段可为由上自下的劝善惩恶，从统治者的观点强调诗有助于修政，亦可为由下而上的讽谏、批评和抗议，从臣民的观点强调诗有助于辅政。这类孔门“诗教”的观念，在后世成为正统，深入人心到了不言自明、习焉不察的地步。

然而，“诗教”的观念绝非华夏独有，放眼世界古代文明，大凡诗运隆昌之地，便有“以诗为教”的传统，这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大

概要算古希腊的“诗教”了。在希腊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气势恢宏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仅在重大的节日庆典上表演，而且还是学校里最基本的必修科目，这两部荷马史诗被认为具有启蒙心智、陶铸人格之效，居于其次的还有其他早期诗人如赫西奥德的诗作。此外，盛行于希腊许多城邦的“会饮”制度，往往成为成年贵族吟咏挽歌体诗对贵族少年施行“精英教育”的场合；在斯巴达，载歌载舞的“少女歌队”通过合唱诗的训练和表演接受了“人生教育”；在雅典，众多的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每年都要创作数量可观的剧目，于狄奥尼索斯的节日庆典期间为数以万计的雅典民众上演，这些诗剧不仅“愉悦”观众，而且也起到了“教化”民众的功效。缘于此，古典时期的哲学家向诗人提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诗究竟能否承担教化之职，成就最高意义上的“教育”？无论柏拉图笔下的“诗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抑或亚里士多德《诗学》对“诗的技艺”的辩护，其实都反映出“诗教”传统在古典希腊的影响之巨。不过，古典希腊这一蔚为大观的“诗教”传统肇端于古风希腊，也只有回到古风希腊我们才能对古希腊的“诗教”探本溯源。所谓“古风希腊”，并不单单指称一个早于“古典希腊”的历史时期（即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早期），而更意味着古希腊精神的根基所在；就诗而言，古风诗人对诗与灵感和记忆、真实和构拟、知识和技艺等诸多问题展开深刻的体认和思索，形成一种“古风诗论”，赋予诗独有的真理价值，他们的“诗人之教”便孕育其中，而这正是本书将要考论的古希腊“诗教”的思想渊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国内学界尚乏人问津。唯近年有一宗派稍事关注，采编和迄译了一些注疏、笺释以及部分西人研究成果，草创之功虽不可没，然此派中人严守“今文古典学”（治

“今文经学”与“西方古典学”为一炉)家法，笃信古希腊罗马“经典”亦隐含“微言大义”，群起而为之“发微”，所发之“微”却千人一面，无一例外必为“政治哲学”，其言论则以西就中，主观随意，难以采信。更有甚者，此派中人雅好诗赋，鼓吹“诗教”，不惜将“诗学”挟持为“政治哲学”之根柢，宣称“诗”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政治自觉，“诗学”维系一个民族的政制命脉，“诗教”实为一个政治民族对智识精英的政治教育，并引述“诗者，天地之心”云云，以为其说之护符。此种论调，汲汲于援诗淑世，虽貌似为“诗学”和“诗教”张目，实则剥夺“诗”的独立价值，让“诗学”沦为加密的“政论”，“诗教”沦为变相的“政治教育”。

19世纪初，德国古典学家阿斯特(Friedrich Ast, 1778—1841)尝言：“只要我们尚未辨识东方，我们关于西方的知识就无根据，亦无目的。”这种宏大的器度和比较的眼光在两百年后的今天愈加亟需，尤其在当下中国，仍可说“我们尚未辨识”西方。要真正辨识西方，需把西方作为对照，而非我们自己的“影像”看待。为此要使用学术之公器，充分展开“中西比较研究”，并对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旨趣和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开放的讨论。“中西比较研究”不能以某种“家法”固步自封、顾影自怜，而要运用轻归同而重趋异的“区分比较法”来重新审视中西古典文本，探抉中西古典文化的根本特质，认清各自不同的思想格局，并在此基础上俟诸将来求得会通。本书虽非“比较研究”之作，但“比较”的关怀乃作者心中所系：以上述中西比较的眼光观之，究竟何为“诗教”？“以诗为教”与“诗人之教”差别何在？从一般的“以诗为教”到真正的“诗人之教”是否有路可循？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但在成书的过程中进行了修改和增补，特别是针对论文发表以后面世的最新研究做出回应，具体的发表情形如次：《“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哲学”的思想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一期，第141—158页，修改后收入第二章；《诗言如神谕——赫西奥德〈神谱〉序诗诗论新诠》，《法国汉学》第17辑，中华书局，2016年，第200—226页，修改后收入第三章；“The Poet as Educator in the *Works and Days*.” *Classical Journal* 105.1 (2009), pp. 1-17, 改写成中文后收入第四章；《Eunomia: 梭伦的理想政制》，《历史研究》2014年第一期，第97—110页以及“Performing the Isolated Lawgiver—Solon’s Poetics and Politic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Greco-Roman Studies*, vol. 52, 2013 Winter, pp. 85-103 分别在修改后和改写成中文后收入第五章；《特奥格尼斯的印章——古风希腊诗歌与智慧的传达》，《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一期，第115—124页，修改后收入第六章；附录二曾以《全译梭伦诗残篇》为题登载于《世界历史评论》第5辑，2016年，第297—319页。

版本说明

本书征引的古典文献皆由笔者依据以下的古希腊文校勘本译出（若使用现有中译本则随文注出），偶尔论及的其他古典文献，如无特别注明，皆译自最新出版的“牛津古典文本丛书”（Oxford Classical Texts）。

柏拉图《理想国》：

S. R. Slings, ed. *Platonis Respublica*, Oxford Classical Tex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柏拉图对话录第一和第二四联组：

E. A. Duke et al., eds. *Platonis opera*. vol.1, Oxford Classical Tex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柏拉图其他对话录：

J. Burnet, ed. *Platonis opera*. vols. 2-5, Oxford Classical Tex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9-1937.

伊索克拉底：

B. G. Mandilaras, ed. *Isocrates Opera Omnia*, 3 vols., Bibliotheca Teubneriana, München & Leipzig: K. G. Sauer, 2003.

亚里士多德《诗学》：

D. W. Lucas, ed. *Aristotle, Poetics: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Appendix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荷马史诗及荷马颂诗：

D. B. Monro & T. W. Allen, eds. *Homeri opera*, 5 vols, 3rd edition, Oxford Classical Tex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0.

赫西奥德：

M. L. West, ed. *Hesiod, Theogony: edited with Prolegomena and Comment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M. L. West, ed. *Hesiod, Works and Days: edited with Prolegomena and Comment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梭伦、特奥格尼斯及其他早期挽歌体诗人：

M. L. West, ed., *Iambi et elegi Graeci*,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nd edition, 1989-1992.

目 录

前 言	v
版本说明	ix
第一章 “古风诗教”引论	1
第一节 ΠΑΙΔΕΙΑ	1
第二节 “诗人之教”与“哲人之教”	8
第三节 “古风诗教”：问题与思路	16
第二章 最高教育之争——哲学、智术与诗的分合	34
第一节 “哲学教育”抑或“智术教育”	34
第二节 “诗与哲学的古老纷争”	46
第三节 哲学——最高的“缪斯之艺”	62
第三章 诗人、先知与王者——“教育家赫西奥德”考论	79
第一节 诗人与先知	79
第二节 “诗言真”	93
第三节 诗言与辞令的分野	103
第四节 诗的颂赞	114

第四章 田间的诗教——《劳作与时日》与“正义”的践行	127
第一节 “教诲诗”	127
第二节 “兄弟间的争端”	134
第三节 从颂赞到教诲	149
第四节 践行“正义”	165
第五章 立法者的诗教——梭伦诗篇与“良序”的重建	178
第一节 三重身份	178
第二节 立法者－诗人	190
第三节 失序的城邦	208
第四节 重建“良序”	216
第六章 会饮上的诗教——《特奥格尼斯诗集》与“美德”的养成	230
第一节 会饮诗歌	230
第二节 特奥格尼斯的印章	237
第三节 “美德”是否可教？	255
第四节 养成“美德”	263
结 论	283
附录一 《神谱》序诗译注	290
附录二 汉译梭伦诗残篇及古人评述	314
附录三 《特奥格尼斯诗集》汉译简注	337
参考文献	441

Contents

Preface	v
Note on Editions	ix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to “poetic education” in Archaic Greece	1
I) ΠΑΙΔΕΙΑ	1
II) “poetic education” and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8
III) “poetic education”: questions and approaches	16
Chapter Two Contesting the highest education: philosophers, sophists and poets	34
I)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or “sophistic education”	34
II) “the ancient quarrel between poetry and philosophy”	46
III) philosophy as the highest <i>mousikē</i>	62
Chapter Three “Hesiod the educator”: poet, prophet and kings in the Proem to Hesiod’s <i>Theogony</i>	79
I) poet and prophet	79
II) poetry and <i>alētheia</i>	93
III) parting of poetry and rhetoric	103
IV) poetic praise	114

Chapter Four Poetic education in the fields: the practice of <i>dikē</i> in the <i>Works and Days</i>	127
I) “didactic poetry”	127
II) “a quarrel between brothers”	134
III) from praise to edification	149
IV) practicing <i>dikē</i>	165
Chapter Five Poetic education of the lawgiver: Solon and the refounding of <i>eunomia</i>	178
I) Solon’s three-fold image	178
II) <i>poeta-legislator</i>	190
III) polis in <i>dusnomia</i>	208
IV) refounding <i>eunomia</i>	216
Chapter Six Poetic education in the symposium: the <i>Theognidea</i>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aretē</i>	230
I) sympotic poetry	230
II) “the seal of Theognis”	237
III) can <i>aretē</i> be taught?	255
IV) cultivating <i>aretē</i>	263
Conclusions	283
Appendices:	
1.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proem to the <i>Theogony</i> with commentary	290
2.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olon’s poetic fragments and selected testimonia	314
3.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i>Theognidea</i> with brief notes	337
Bibliography	441

第一章

“古风诗教”引论

第一节 ΠΑΙΔΕΙΑ

§ 1. 古希腊人有关“教育”的种种思想、制度与实践皆统摄于 paideia 这一概念。总体来说，西方古典学界大抵从“教育史”的角度来探讨 paideia，强调古希腊的 paideia 如何成为后世西方教育的基石，这方面影响最巨的论述莫过于法国学者马茹 (Henri-Irénée Marrou, 1904—1977) 撰著的《古代教育史》(*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① 这部名著被誉为古希腊罗马教育史的奠基之作，从整体上叙述了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 500 年这一千五百年间古代教育的历史沿革。作者将“古典教育”(l' éducation classique) 的实现与完成设定在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 323 年—前 1 世纪后期)，而将古风 (约公元前 8 世纪早期—前 5 世纪早期) 与古典时期 (前 480—前 323) 视为其发端与草创，作者有言：“只是在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那一代希腊人之后，古代教育才获致其古典和最终的形式；其后，它不曾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当我们提及‘古典教育’(l' éducation classique)，我们实际上指的是‘希腊化教

^① Marrou 1956 (法文原著初版于 1948 年) 。本书征引的二手文献，为便于读者检核，非英语研究论著如有英译本，均引用英译文 (英译文如与原文有较大出入，则随文注明) 。

育’”，^①如此一来，早期希腊的 paideia 成为通往希腊化时期“古典教育”的初始阶段，“古典教育”的部分特征虽已在古风与古典时期萌现，但尚未充分展开，充其量只可算作胚形粗具。马茹将希腊化时期的“古典教育”看成古希腊 paideia 的最终实现，前提是希腊化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发扬光大，这种带有“进化观”特征的论点主张，古典时期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的文化只是到了希腊化时期，才随着帝国的建立而播及地中海各地区，蔚为古代西方的普世文化，古典 paideia 的理想也只有借助希腊化时期更为完备的教育体制与教学实践，方能付诸实施。

马茹的“进化观”叙述模式从全书三部分的题名可见一斑：第一部分题为“古典教育的根源：从荷马至伊索克拉底”，第二部分题为“希腊化时期：古典教育之全景”，第三部分题为“罗马与古典教育”。从篇幅上看，涵盖希腊古风与古典教育的“第一部分”仅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弱，最早的古风教育篇幅甚少，仅四章。全书围绕“古典教育”铺展，重心显然在后两部分，考察的是希腊化时期“古典教育”如何完成，又如何被罗马帝国传承，并与基督教教育合流。^②依照此一叙述模式，古希腊的 paideia 只有到了希腊化时期才臻至完善，而其完善主要体现在希腊化时期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因此，《古代教育史》以正规的学校教育为重，分别讨论教育机制、课程设置以及教育方法等，致力于展现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全貌。仅以该著核心的第二部分为例，继第一章导言之后，其余各章分别缕述“教育机构”“体育”“文艺教育”“初级学

^① Marrou 1956, p.95: “It was only in the generation following Aristotle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that education assumed its classical and definitive form; thereafter it underwent no substantial change... When we say ‘classical education’ we really mean ‘Hellenistic education’.”

^② 这种“进化观”论点背后的深意，需置入该书作者自身所处的历史与思想情境来领会，参见 Too (ed.) 2001, pp.4-10 及 Elsner 2013, pp. 145-149。